

中西社交媒体网络语言的构词与语用机制对比研究

刘嘉怡, 陈小雨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摘要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 网络语言已成为观察数字传播语境下语言变异与社会文化表达的重要窗口。本文以中西社交媒体网络语言为研究对象, 采用对比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 从构词方式与语用功能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并探讨其差异背后的语言表达、社会文化语境与平台机制。研究表明, 中西网络语言在构词路径与语用功能上呈现出不同侧重。

关键词

网络语言, 跨文化对比, 网络传播, 语用功能

A Contrastive Study of Word-Formation and Pragmatic Mechanisms in Chinese and Spanish Social Media Language

Jiayi Liu, Xiaoyu Chen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April 3, 2026; accepted: June 16, 2026; published: June 26, 202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online langu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ens for examining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socio-cultural expression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Taking online language on Chinese and Spanish social media as its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s to compare it from two dimensions: word-formation pattern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platform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differences.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ese and Spanish online language display different emphases in terms of word-formation path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Keywords

Social Media Language,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Func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当代社会日常交际、情感表达与公共互动的重要场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平台属性的网络语言不断涌现,并迅速参与到信息传播、身份建构与群体互动之中。社交媒体中的网络语言不仅体现了语言系统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动态变异,也折射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使用者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与交际策略。因此,网络语言已成为观察语言创新、社会心理和文化表达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与西班牙在语言结构、媒介生态和文化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语言结构。这些差异使中西社交媒体网络语言在构词方式、表达策略和语用功能上呈现出不同特点。

基于此,本文以中西社交媒体中的网络语言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构词方式与语用功能的异同,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与平台机制。本文拟从理论层面拓展网络语言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结合路径,在实践层面为西班牙语学习者、跨文化传播从业者以及数字媒介语境下的语言使用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框架及方法

2.1. 理论框架

本文主要从计算机中介传播、网络语用学两个视角展开分析。计算机中介话语分析认为,网络话语研究不应只关注语言形式本身,还需要结合互动结构、参与者关系和媒介条件加以考察(Herring, 2004) [1]。因此,社交媒体中的网络语言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其形式变化往往与平台规则、互动方式和传播环境相互关联。

网络语用学关注互联网交际中的意义生成,为分析网络语言的功能提供了重要视角。相关研究认为,网络交际中的意义理解需要结合用户意图、语境推理和媒介特征加以分析(Yus, 2011) [2]。从这一角度看,网络语言中的缩写、谐音、反讽和表情符号等形式,并不只是语言形式的简化,也在具体互动中承担态度表达、情绪传递和身份建构等功能。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直接参照。已有研究考察了 Facebook、Tuenti 和 Twitter 等社交平台中的西班牙语口语化表达,认为社交网络中的西班牙语具有较强的互动性、非正式化和口语化特征(Mancera Rueda & Pano Alamán, 2013) [3]。围绕 Twitter 政治话语的研究也显示,社交媒体语言不仅用于日常交流,也参与立场表达、公共互动和话语建构(Mancera Rueda & Pano Alamán, 2013) [4]。此外,数字媒介语境已成为西班牙语语用研究的重要对象(Bou-Franch, 2021) [5]。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多从媒介环境、语用功能和社会文化语境等角度理解网络语言,但中文与西班牙

牙语网络语言之间的系统比较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2.2. 核心研究方法

本文遵循“现象描述 - 差异比较 - 机制解释”的研究思路，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首先，在现象描述层面，对中文与西班牙语社交媒体网络语言的主要构词类型和语用功能进行归纳；其次，在差异比较层面，对两类网络语言在形式生成、表达策略和交际功能上的共性与差异进行系统比较；最后，在机制解释层面，结合平台特征、传播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对上述差异的成因进行分析。

其中，对比分析法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方法。本文通过对中文与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在构词方式、语用功能和使用场景等方面的并置考察，揭示两者在数字传播语境中的共同趋势与差异性表现。案例分析法则主要用于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表达，对其具体语义、使用场景及传播效果进行说明。

2.3. 语料来源与选取标准

本文语料主要来自中西社交媒体平台中传播范围较广、使用频率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网络语言表达。中文语料主要取自微博、抖音、小红书、Bilibili 等主流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西班牙语语料主要选自 X (Twitter)、Instagram、TikTok，以及西班牙本土论坛 ForoCoches 等在西班牙语用户中具有较高活跃度的平台。之所以选择上述平台，是因为其分别在公共讨论、圈层互动、视觉传播和短视频扩散等方面具有较强代表性，能够较为全面地呈现网络语言的生成与传播特征。

在时间范围上，本文将语料采集限定在 2020~2025 年之间，重点关注近年在社交媒体中高频出现并具有传播影响力的网络语言表达，以保证研究的现实性与时效性。在筛选原则上，参照徐思宇等人(2025) [6]及高语童(2025) [7]的相关研究，优先保留具有较高传播度、跨平台流通能力以及明显社会文化指向的表达，同时剔除重复性过高、使用范围极窄或主要依赖偶发语境而难以形成稳定传播的条目。

3. 中西网络语言构词方式的对比分析

3.1. 中文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

中文社交媒体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其突出特征在于对既有语言材料的重新组合、转义和戏拟。综合徐思宇等人(2025) [6]相关研究与语料观察，中文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见表 1)：

Table 1. Overview of word formation mechanism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language

表 1. 中文社交媒体网络语言构词方式概览

类型	范例	主要特点
语音谐拟	“栓 Q”、“芭比 Q 了”	通过音近或音译形成新表达
语义变异	“破防”、“神仙”	旧词在网络语境中获得新义
新造新创	“元宇宙”、“内卷”	回应新经验与新议题
非文字符号	表情包、颜文字	强化情绪传达与语义补充

中文社交媒体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其核心特点在于对现有语言资源的重新整合与再功能化。具体而言，语音谐拟类主要通过音近或音译形成新的表达形式，如“栓 Q”“芭比 Q 了”等；语义变异类则是在原有词形不变的情况下赋予词语新的网络含义，例如“破防”“神仙”等；新造新创类主要用于回应新的社会经验与现实议题，如“元宇宙”“内卷”等；非文字符号类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词汇构成，但在社交媒体传播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借助表情包、颜文字等形式强

化情绪传达与语义补充。由此可见, 中文社交媒体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并非单一的新词创造, 而是多种语言手段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动态表达机制。

3.2.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与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不同平台的交互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语言形式: 例如, X 以简洁快速的文本交流为主, 更容易催生缩写和压缩表达; Instagram 强调视觉呈现与图文互动, 促进了表情符号、字母组合等形式的广泛使用; TikTok 依托短视频传播和高频模仿机制, 加速了国际流行表达在西班牙语语境中的本地化演变。其常见的构词形式如表 2 所示:

Table 2. Overview of word formation mechanisms in Spanish social media language

表 2. 西班牙语社交媒体网络语言构词方式概览

类型	范例	主要特点
系统性缩写	“q”、“tqm”	通过缩略形式提高表达效率
表情字母组合	“xD”、“jajaja”	以字母或符号形式传递情绪
常用英语借词	“crush”、“spoiler”	直接吸收英语词汇进入网络表达
地域变体	“illo”	体现地域色彩与表达差异

西班牙语社交媒体网络语言的构词方式整体上呈现出较强的简化倾向、符号化特征与开放性。具体而言, 系统性缩写类通过压缩词形提高输入效率, 如“q”(que)和“tqm”(te quiero mucho, “非常爱你”)等, 体现出网络交流对简洁表达的持续需求; 表情字母组合类借助字母、重复拼写或符号形式传递情绪, 如“xD”以及“jajaja”(表示大笑)等, 使文字表达在形式上更具互动性和口语色彩; 常用英语借词类则反映出英语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持续影响, 如“crush”(心动对象)和“spoiler”(剧透)等, 这类表达通常以直接借用的方式进入西班牙语网络语境; 地域变体类则表现为某些带有地方色彩的表达在网络空间中的延续和使用, 如“illo”(家伙、兄弟)等,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表达形式。总体而言, 西班牙语社交媒体网络语言主要通过缩写、借用、符号组合和变体使用等方式实现形式更新, 体现出其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灵活性与开放性。

3.3. 构词方式的核心差异对比

从整体上看, 中西社交媒体网络语言都表现出明显的创新性、简化倾向与媒介适应性。两者都不是对标准语言的简单偏离, 而是在数字交际条件下对既有语言资源的再组织与再功能化, 具有传播快速、更新频繁、情绪色彩明显和社会热点依附度高等特征。

但在具体构词路径上, 两者仍表现出较为清晰的差异。中文网络语言更常借助谐音、转义、结构戏拟和语境再造来生成新表达, 其意义形成高度依赖共享背景和群体共识, 因此具有较强的语境嵌入性。相比之下,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更多通过缩略、借词、情绪符号化和地域变体调用等方式实现表达更新, 更强调输入成本控制、信息传递效率和跨社群可理解性。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差异应被理解为总体倾向, 而非绝对划分。中文网络语言中同样存在大量追求高效传播的简化表达,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中也并不缺少依赖社群背景和文化语境才能理解的特定表达。

4. 中西网络语言语用功能对比分析

4.1. 中文网络语言的语用功能: 情绪共鸣与群体认同

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生态中, 网络语言早已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功能, 逐渐演变为承载情绪表达、

身份认同与公共讨论的复合性话语资源。张谊生(2023) [8]从语言形化的角度指出, 诸如“很嗨”“很哇塞”“很凡尔赛”等表达, 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情感宣泄, 而是兼具“表义情态化与生动化”“表达陌生化与时尚化”“功效夸耀化与蕴含化”等多重语用功能。这说明, 中文网络语言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表达效率上, 更体现在其对情绪、身份与社会意义的组织能力上。总体来看, 其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交织的方面。

第一, 情绪表达与共鸣聚合。诸如“破防了”“emo了”“心塞”“嘴替”等表达, 能够以高度凝练且形象化的方式快速传递个体情绪, 并在社交媒体中形成广泛共鸣。这类表达的重要性, 不仅在于它们能够描述个体感受, 更在于它们能够将个体体验转化为可被复制、转发和回应的公共情绪符号, 从而增强网民之间的情感联结。

第二, 群体身份建构。特定网络语言常常与特定圈层、兴趣社群或代际文化相联系, 如“二次元”“同好”等表达, 不仅标示了使用者的兴趣归属和文化位置, 也构成了一套能够区分“圈内”与“圈外”的身份标识系统。使用这些表达的过程, 同时也是参与社群边界建构、共享文化认知和强化群体认同的过程。

第三, 意义生产与公共参与。部分网络表达会随着热点事件或公共议题迅速扩散, 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写、二次创作和再解释, 从而成为意义竞争和社会态度表达的重要场域。张媛(2025) [9]以“苏超”热梗为例, 指出其如何由足球亚文化圈层突破原有边界, 借助网民的情感共鸣逐渐演变为公共文化符号, 这一过程正体现了网络语言在情感连接与意义共创中的传播动能。

需要注意的是, 中文网络语言的语用功能并不总是积极或中性的。黄亦怡(2019) [10]从疾病隐喻视角指出, 像“社恐”这类将心理或社会状态隐喻为生理疾病的表达, 在提升交流便捷性的同时, 也可能参与对特定群体的评价、归类甚至标签化过程。由此可见, 中文网络语言的语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作为情绪组织工具、身份认同资源和公共表达媒介的多重角色之中; 它不仅帮助个体“说出”感受, 也帮助群体“共享”感受, 但与此同时, 也可能在传播中强化某些刻板印象和社会分类。

4.2.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语用功能: 个体表达与互动调节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在数字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整体上更突出自我表达与互动调节的双重面向。一方面, 用户通过网络语言快速传递个人情绪、立场和风格, 完成对自我形象的建构; 另一方面, 又通过多种语用策略维护互动的可接受性与交流关系的稳定性。总体来看, 其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自我表达与自我呈现功能较为突出。用户常通过非标准但约定俗成的缩略形式、情绪符号、借词和流行表达来展示态度、个性或社交风格, 如以“k”代替“que”, 或通过“!!!”“???”等符号强化语气。这种对个体表达的重视, 与 Orlando Vidal Leiva (2007) [11]关于语言在个体性建构与现实建构中作用的论述相呼应。该研究指出,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 更是个体构建自我身份、表达独立意识的重要途径。在网络语境中, 用户主动选择和使用具有个性化色彩的网络语言, 正是在进行一种数字化的自我呈现实践。

其次, 互动调节与礼貌管理功能较为显著。西班牙语网络交流中, 网络语言不仅关涉“说什么”, 也关涉“怎么说”。Santiago Alcoba (2004) [12]强调了网络语言中礼貌策略的重要性。在实际交流中, 这常表现为通过疑问句式或条件式来软化直接请求或指令, 如“¿Podrías pasarme el enlace?”(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同时辅以表情符号、幽默化表达或社群内部约定俗成的委婉说法, 以缓和文字语气、减少冒犯并维持交际关系的顺畅发展。这说明,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在数字交际中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 也承担关系协商和互动润滑功能。

再次, 地域身份与文化归属也是其重要语用面向。由于西班牙语网络空间内部本就具有较强的地域

差异和语言多样性, 某些地方词汇、变体表达或区域性色彩明显的用语在网络中的使用, 往往不仅体现语言习惯, 也构成一种身份标识。Coman Lupu (2011) [13]对加泰罗尼亚语特性的讨论, 有助于理解区域语言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表达功能。实践中, 用户对“mola”“illo”等带有地方色彩表达的使用, 往往不仅是表达方式的选择, 也是一种本土认同、地域归属或群体位置的主动标记。

总体而言,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在语用层面更强调个体立场的可见化、互动过程的调节性以及地域身份的标识功能。它既服务于个人风格化表达, 也服务于交际关系的协调与维系, 从而体现出较强的个体表达取向与互动管理特征。

4.3. 语用功能异同的比较

总体而言, 中西社交媒体网络语言都具有娱乐化、身份标识化、情绪表达化和交流简化等基本功能, 这说明网络语言作为数字交际资源, 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但从功能重心及其实现方式来看, 两者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相较而言, 中文网络语言更容易在公共讨论和热点传播中形成情绪聚合效应, 其语用功能往往与群体共鸣、共同经验和社会情绪表达紧密相关。许多表达之所以能够迅速流行, 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概括某种被广泛感知的生活处境、代际体验或社会心态, 并在转发、评论和二次创作中不断强化其情感联结功能。换言之, 中文网络语言的重要作用之一, 在于将分散的个体体验转化为共享的群体语言, 进而在数字空间中建构某种“想象的共同体”。张晓涵(2024) [14]在讨论文旅传播时指出, 恰当运用具有广泛共鸣基础的网络热梗, 能够有效创新话语方式并增强与公众之间的连接,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文网络语言所具有的集体性情感能量及其在公共传播中的可转化性。

相比之下,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在语用实践中更突出个体立场表达与互动过程管理的结合。其常见表达不仅用于彰显个人态度、情绪和风格, 也常通过委婉、幽默、表情符号等方式调节互动氛围、维持交际关系, 从而使个体表达能够在相对和谐的社交框架内完成。Lourdes Aguilar 等人(2006) [15]关于网络礼貌的研究指出, 西班牙语用户在数字交流中较为重视通过语言选择同时维护自我形象与他人感受, 这说明其语用功能并不只是“表达自己”, 也包括“如何在互动中表达自己”。因此,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功能重心更多体现为个体声音的可见化以及关系维系的协调化。

当然, 这种差异应理解为两者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的总体倾向, 而非绝对划分。中文网络语言并不缺少个体表达,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也并非不具备群体认同功能。本文所概括的, 只是二者在语用功能重心上的相对差异: 前者更倾向于情绪共鸣与群体认同, 后者更突出自我表达与互动调节。

5. 语境依赖性、社会文化与平台机制讨论

前文已从构词方式和语用功能两个层面对中西社交媒体网络语言进行了比较。这些差异并非孤立形成, 而是受到语言表达资源、社会文化语境和数字平台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中西网络语言差异背后的生成条件与作用机制。

首先, 从语言表达层面看, 中西网络语言都体现出对数字交际需求的适应, 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异。中文网络语言较多借助谐音、转义、戏拟等方式生成新表达, 其意义理解往往更依赖共享语境与群体经验, 体现出较强的语境依赖性。翟羽佳(2018) [16]指出, 网络语言的创新体现了对传统书面语规范的突破, 并不断向鲜活口语靠拢。相比之下,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中较常见的缩略、借词、表情字母组合和地域变体等形式, 则更多体现出对输入效率、跨语际接触和多样化表达资源的利用。

其次,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 网络语言的流行往往与特定社会议题和群体经验密切相关。许多表达之所以能够持续传播, 并不只是因为形式新颖, 更因为它们能够概括某种被广泛感知的社会处境、情绪状

态或身份位置。中文网络语言常围绕教育、就业、代际关系、消费文化等具有广泛社会共鸣的话题展开, 因此更容易承担情绪聚合、经验命名和群体认同的功能, 如“内卷”“破防”等表达的流行, 正反映了其对社会情绪和现实经验的高度概括。相比之下,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中一些高频表达则更明显地体现出个体态度表达、互动关系调节和地域身份标识等功能。

最后, 从平台传播机制层面看, 数字平台的功能设计与互动方式对网络语言的生成和扩散具有重要影响。正如 Galiullina & Wright (2021) [17] 所指出, 平台机制会直接影响语言形式的传播路径和使用频率。中国社交媒体中常见的热点聚合、圈层传播和评论互动, 较容易推动那些具有强烈情绪色彩和语境依赖性的表达迅速流行; 而在西班牙语社交媒体环境中, X 偏向简洁快速的文本互动, Instagram 和 TikTok 则强化视觉化和高频模仿传播, 这些机制更有利于缩略表达、表情符号和跨语言借词的扩散。

总体来看, 中西网络语言在构词与语用层面的不同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传播环境下语言的适应性变化。受表达资源、社会关注点和传播机制等因素影响, 两者在具体实现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

6. 结论

本文以中文与西班牙语社交媒体网络语言为研究对象, 从构词方式和语用功能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并进一步讨论相关差异背后的语言表达、社会文化语境与平台传播机制。研究表明, 中文与西班牙语网络语言都具有交流简化、情绪表达和身份标识等基本功能, 但在具体实现方式和功能侧重上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在构词方式上, 中文网络语言较多借助谐音、转义、戏拟和新造表达等方式生成意义, 其理解往往依赖特定语境、热点事件和群体经验; 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则更多表现为缩略、借词、字母表情组合和地域变体等形式, 体现出对输入效率、跨语际接触和表达便捷性的适应。在语用功能上, 中文网络语言更容易与情绪共鸣、群体认同和公共经验命名相联系, 而西班牙语网络语言则较多体现出自我表达、互动调节和地域身份标识等功能特征。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差异应理解为两者在社交媒体语境中的相对倾向, 而非绝对对立。

进一步来看, 中文与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差异不能仅从语言形式本身解释, 还需要结合具体传播环境和社会语境加以理解。中文网络语言较强的语境依赖性, 以及西班牙语网络语言中较为常见的形式简化和开放性, 都与各自的语言资源、社会关注点和平台机制密切相关。

从理论层面看, 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强调媒介环境会影响网络话语的生成与使用(Herring, 2004) [1]。本文的比较进一步显示, 数字平台虽然会推动中文与西班牙语网络表达共同出现简化和互动化趋势, 但具体形式仍受到文字系统、构词资源和用户习惯的影响。网络语用学强调互联网交际中的语境推理与意义生成(Yus, 2011) [2], 而本文的分析也说明, 网络语言的语用功能还需要结合具体语言文化语境加以理解。

当然, 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受篇幅和语料条件限制, 文中对不同平台、具体社群以及更大规模语料的讨论尚不充分, 对不同西班牙语国家和地区内部差异的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展开。后续研究可结合更系统的语料库方法和平台数据, 对中文与西班牙语网络语言的传播路径、使用群体和语用效果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3 年度浙江省教育厅一般规划课题《跨文化交际视角下西班牙语跨境电商直播的语用问题研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Herring, S. (2004) Computer-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Researching Online Behavi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8-376.
- [2] Yus, F. (2011) Cyberpragmatics: Internet-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 John Benjamins.
- [3] Rueda, A.M. and Alamán, A.P. (2013) El español coloquial en las redes sociales. Arco/Libros.
- [4] Rueda, A.M. and Alamán, A.P. (2013) El discurso político en Twitter: análisis de mensajes que “trinan”. *Anthropos*.
- [5] Bou-Franch, P. (2020) Pragmatics and Digital Discourse in Spanish Research.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panish Pragmatics*, Routledge, 533-547. <https://doi.org/10.4324/9780429455643-39>
- [6] 徐思宇, 王一名, 廖诗洁, 等. 网络热梗的生成方式及其影响[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5, 9(12): 184-188.
- [7] 高语童. 社交媒体语境下网络热梗的传播现象探析——以抖音平台为例[J]. 传媒, 2025(14): 76-78.
- [8] 张谊生. 再论当代汉语程度促转模式“很+X”的形化功效与成因——基于网络用语“很嗨、很哇塞”及“很凡尔赛”的观察视角[J]. 汉语学习, 2023(4): 3-14.
- [9] 张媛. 情绪传播与热梗共创: “苏超”出圈机制研究[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5(8): 118-120.
- [10] 黄亦怡. 网络暴力语与非暴力语的疾病隐喻对比研究[J]. 现代交际, 2019(22): 82-84.
- [11] Leiva, O.V. (2007) Lenguaje y Lengua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ndividualidad y de la Realidad. *Contextos: Estudios de humanidades y ciencias sociales*, **17**, 123-134.
- [12] Alcoba, S. (2004) Cortesía e imagen en la lengua de Internet. *Ariel España*, 357-370.
- [13] Lupu, C. (2011) La individualidad del catalán entre las lenguas románicas. *Aguaclara*, 41-48.
- [14] 张晓涵. 科学使用网络热梗体现文旅工作的创新[N]. 济南日报, 2024-07-02(005).
- [15] Aguilar, L. (2006) Cortesía y lengua en internet. *Ariel España*, 127-140.
- [16] 翟羽佳. 新媒介话语的口语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8.
- [17] Galiullina, L.I. and Wright, E. (2021)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Communication on Everyday Speech. *Propósitos y Representaciones*, **9**, e1002. <https://doi.org/10.20511/pyr2021.v9nspe2.1002>